

那尘封已久的往事

■ 蔡能平

有时,记住一个人,其实也很简单。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甚至是极普通的一句话,就足以让人历历难忘。譬如刨烟哥,就是因为他曾经有一门刨烟丝的手艺,所以才让我的脑海中留下一些关于他的深深的印象。

虽说,如今是个“哥”儿满天飞的时代,像犀利哥、表哥、的哥等等不一而足。而刨烟哥,却不是因为我赶时髦、凑热闹。如今他已九十多岁,佝偻着腰,眼珠微陷,脸颊微陷,讲起话来也明显中气不足,十足一个高龄老头矣。按说以我而立之人来说,叫声伯、公之类也許也并不过分,但在村里,他和我却是同宗同祖,按照辈分排下来,“贤、能、济、中”,我俩刚好都是“能”字辈,虽说差异很大,但却还属于同辈人,所以我这个小大人,与他还是可以小弟老哥相称的。

现在,只要我回村一看到他,或者有人一提到他,我就立马会想到“刨烟哥”三字,想起他的那门手艺,想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老烟 DIY,也许,这对于 80、90、甚至是 00 后出生的人来说,确实会很新鲜、很稀奇。

假如烟农是我的情侣

■ 陈梅

假如烟农是我的情侣,我要把什么礼物送给她?

那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绝不是我要给的。通常,大家给自己的情侣买鲜花、买首饰,或汽车,或别墅。倘若我这样做,无疑是亵渎了她身上那纯粹的朴实和敦厚,她不同于别的情侣,要浮夸的装饰,要高傲的姿态,要浮躁的虚荣,要金钱来以爱的名义完成各种并不匹配的消费。我要送的礼物,必须是和别人不同的。所以,我也不能送她海誓山盟,因为一切海誓山盟都那样雷同和虚幻。那么,我只能把我心中沉默的爱送给她了。可是,这沉默的爱一开始不就是属于她的吗,我又怎么能把本来属于她的东西当做礼物送给她呢?那么,陪她坐在那片烟田里呢喃是否才是最厚重和不俗的礼物?

假如烟农是我的伴侣,我要怎样爱她?

她是那样的热情而善良,又是那样的敏感而直接,脸上永远显露着最古朴的坦诚。最心动是她迎面而来的热情微笑,我怎样舍得以冷漠来对视,让她产生距离感;最不忍看她失落的眼神,我怎会绝情让许出的诺言随风而逝,让她失望;最害怕她焦急的样子,我怎会狠心在她最需要的帮助的时候缺席,让她心寒;最喜丰收时她那抒心的喜悦和莞尔的一笑,再多的辛苦和汗水顷刻间都变成了浪漫而温馨的回忆。怎会不知道自己是她心里唯一的依赖,怎会不知晓自己的每一分付出她都会用她的贤惠和行动十分奉还。那么,我又有什么理由怠慢,又有什么理由不爱?

假如烟农是我的伴侣,我要给她怎样的未来?

和谐长久才是我们的未来,我知道她想要的期待,大风大雨时有我做依赖,风调雨顺时我也会在,她的喜怒哀乐我会记载,我会包容她偶尔的任性和倔强,但是绝不娇宠过分的胡来。每一个丰收的蓝图都需要我俩携手同来,挥笔划出每一块地,点落每一份绿,勾勒每一片黄,交付每一份收获,我应予并携她之手给她一个喜庆的未来!

然而,烟农并非我烟草子弟的情侣——却胜似情侣!

可是在我小时候,抽老烟却好像如今吸纸烟那样普遍,差不多要吸烟的人,都是自己种些烟叶以供自己全年抽吸。所以在田间地头,在院落、村道中,叔、伯、公们总会从随身的烟袋中,取出黄熏熏的细烟丝,再小心地往竹根的、树根的甚或是铁(铝)等物制成的烟斗上装点烟丝,之后才用火柴点燃烟丝。于是,他们才满意地嘴含烟斗,吧嗒吧嗒地抽吸着。随之,烟斗上也会忽明忽暗、噼啪啪地微微响着,一缕缕的青烟也就四散飘逸——辣辣的、辛辛的、香香的。那时的我,有时也会觉得这烟味很浓醇、很霸道、很男人!

每每在工余饭后,抽上一袋老烟,也许对他们而言会很舒畅,很享受。但制作烟丝却不是人人都会的,非得需懂制烟技术的人操作不可。所以每每在冬闲季节,刨烟哥反而会非常忙碌,同村的、外村的、甚或是方圆十里八里的抽吸老烟者,都会把整捆晒干的烟叶送到刨烟哥的堂屋中。

那时候,刨烟哥的堂屋里,就显得比往常热闹多了,好像有点似集市一样站满了人。在等待中,他们互相之间也无非是攀比烟叶的好坏,谈谈今年各自的收成、村里村外的家长

里短。而刨烟哥呢!似乎成了主角了。只见他一会儿整理整理烟叶,一会儿又用稀释后的桐油液均匀地喷洒在烟叶上,然后他又极认真地把烟叶捡起码整齐,再一叠一叠地小心地压在烟车上,直到烟车再也无空隙才罢,之后他还会用木榔头使劲地把烟车的锁紧块敲紧,最后他才和他的儿子或者送烟叶者,用烟刨一来一去,好像拉大锯似地把烟叶从上往下刨下去,在推来推去中,细细的烟丝,就好像木匠刨木头的刨花那样,突突地从烟刨上冒出来,洒下去。慢慢地,堂屋中就开始弥漫起一缕缕淡淡的烟丝的香味。刨完烟丝,刨烟哥还是不能休息,至多是擦擦额头的汗水,脱掉身上的衣服而已。等待他的还要把烟丝再炒好、包好,等待他的还有另外的那些在排队等候的要刨烟丝者。那时,虽说我不是抽吸老烟者,但我非常喜欢热闹,非常喜欢观看整个流程,好像他不是在刨烟丝,而是在表演似的。

后来,也许是生活条件好了,也许是栽种烟叶、制作烟丝实在太麻烦、繁琐。渐渐地,送来烟叶要刨烟丝的人慢慢地少了。慢慢地,在整个冬闲季节,好像刨烟哥只是为演练刨

烟程序、为自己的那点“嗜好”,才重新架起烟车刨点烟丝了,曾经闹猛的堂屋再也难觅往昔的那份浓浓的气氛,我再也闻不到那股淡淡的烟丝味了。到了最后,我发现刨烟哥随身携带的烟斗、烟袋也不见了,拔出来的也是整包的纸烟了。此时,刨烟作为一门手艺就好像其他的一些箍桶匠、补缸匠那样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真不知道,刨烟哥改抽纸烟那又会是什么味道,是欣喜、是恋旧,还是无奈呢?

现在,在我回村看到他时,我真想上前问问:曾经的那些烟车、烟刨、烟刀,是否好好地保存着呢?可每次,我都是欲言又止,好好地保存着又怎样呢?锈也罢、损也罢、明晃晃地藏在柜子里也罢,又有谁会再去用它们呢?假如再假以时日,那些制烟的物件至多会成为他的儿孙们的一些古董而已。此时,我要若是刨烟哥,我肯定会趁有生之年,将上一辈传承给自己的制烟技术,慢慢地整理成文字,让文字资料再连同那些烟刨、烟车、烟刀传给下一代,让它们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永留世间……

抽烟这么些年

■ 强子

我今年虚岁 25,算是烟民里面年纪比较小的,烟龄近七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抽蓝白沙,也就是精品二代。

记得是高中毕业正式开始抽烟,第一包烟是黄鹤楼软蓝,十七元一包的那种。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压力小了很多,大家都变着法子发泄,而抽烟立刻成为一种很时髦、很潇洒的象征,于是不久班上就出现了很多小烟民,当然,那个时候还是学着抽,谈不上会抽,也谈不上是烟民。

上了大学之后,认识了不少烟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思,自己也决定开始抽烟。初学抽烟的人都喜欢买好烟,根本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烟草品牌搭配起来,但是抽得少,所以经济尚没问题,所以我经常买一包黄鹤楼软蓝放在抽屉里,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抽一支,结果是愈发睡不着,只要躺在床上看书,虽然对身体不好,但是倒也读了不少书,算是有得有失。

真正学会抽烟之后,经济压力陡然间大了起来。于是黄鹤楼变成了六块一包的小白龙,相信不少武汉的烟友都抽过。那个时候抽烟,也并不是说生理上有依赖,而是一种心理要求,别人在校园里面谈恋爱,准备考研,我们一帮哥们则是在网吧里面玩游戏,抽烟。没钱的时候相互接济,没烟的时候招呼一声,自然有烟丢到你面前。最窘迫的时候甚至去买过散烟,这些峥嵘岁月现在回忆起来,唏嘘不已。

抽烟最厉害的时候是大四,那段时间我经济莫名其妙好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去实习了一个月,拿到了 1000 块,这可是不小的收入了。在深圳实习的时候抽到了不少外烟,但是感觉都一般,抽不习惯。倒是帮一个要好的哥们买到了很想抽的七星。回到学校之后请大家吃了个饭,因为都没课了,所以整天泡在网吧,早上去,晚上回,烟草消耗也陡然增长,我平均一天买三包烟,上午去网吧的时候一包,下午抽完了再买一包,晚上回宿舍聊天还要买一包。虽然不是什么好烟,但是烟雾缭绕之间,青春也就这样过了。

至今再没机会和那群哥们聚在一起,一包小白龙,一个打火机,手舞足蹈,语气激昂。

参加工作之后很坎坷,我要从湖北去深圳,出门的时候身上带了 1000 块钱,包括车费在内。尽管经济窘迫,我还是买了两包软玉溪带在身上。在大学四年岁月里,我已经学会了甄别烟草好坏,玉溪则成为了我的最爱,其次是黄鹤楼。从家里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到深圳,身上的钱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到了深圳之后还没落脚,又辗转去了苏州,其中辛酸不足为外人道也。在深圳这边抽了双喜,但是因为抽了四年武烟,不是太习惯双喜,所以还是转而抽红塔山硬 1956。

到了苏州之后囊中十分羞涩,最穷的时候身上连十块钱都不到,但是穷归穷,早饭可以不吃,宵夜可以不吃,也可以不出去玩,但是烟是一定要抽的。红塔山经常断货,所以抽 10 块的红南京。

中秋节的时候一个人爬到楼顶上,边抽烟边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在另外一头问我的近况,我明显从他语气的断续之间感觉他在抽烟,父亲边抽烟边告诫我要少抽烟,出门在外,人要机灵一点,少喝酒,少抽烟,没办法了可以喝一点,抽一支,但是切记不要上瘾。父亲是个老烟民,已经抽了二十多年的烟。其间断断续续地戒过几次,但是都越抽越凶,不过现在好些了,一天一包的样子。而在苏州还没什么朋友,烟都是一个人抽,两天一包,基本够。那段时间烟陪着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过年给父亲带回两罐港版的红双喜,虽然不是什么好烟,他一直藏起来舍不得抽,到了过年才拿了出来慢慢品,我问这烟怎么样,他说不错。

如今虽然手头依然不宽裕,但是生活却稍微安定了些。有时候点起一支烟,觉得未来也不过如此,只要梦想不死,什么都好。



■ 新华

对于烟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印象和感受。对于普通人,可能只是一种有趣的吸烟方式;对于普通斗客,可能是卷烟的替代品;对于资深的斗客,可能不只有吸烟这么一种价值,同时也是可以把玩和欣赏、收藏的艺术品;对于制斗师,除了养家糊口之外,同时也是一种创造和生活方式。

这里所说的烟斗指的是只用来抽烟的工具,典型结构包括斗柄、斗竿和烟嘴。你所能见到的烟斗,可以是结构简单,由工厂只做出的;也可以是结构复杂,纹理漂亮的艺术品。烟斗与绘画等艺术品的区别在于,其除了艺术价值之外,还有实用价值。

用来制作烟斗的材料有很多,包括石楠、海泡石、陶土、瓷、葫芦等。

石楠烟斗的起源

记录表明,15 世纪之前,烟斗主要用于祭祀和治病,直到 15 世纪后期,烟草在美洲被发现。那时起,抽烟斗逐渐成为普通人消磨时间的方式。那时制作的烟斗的材料多种多样,有金、银、玉米、陶土。比较流行的材料是昂贵的进口自土耳其的海泡石。这些材料通常不是昂贵就是易碎,是时候寻找一种经济、耐用并且美观的材料来制作烟斗了。

正如历史上很多的重大科学发现一样,石楠木的发现和被用于制作烟斗完全出于偶然。一位法国的制斗师,去拿破仑的出生地旅游时,不小心把他昂贵的海泡石烟斗摔碎,他急于寻找适合的材料来替换被摔碎的斗柄,于是找到当地的一位农民寻求帮助,想让他帮忙寻找替代品。

这位农民为他做了个纹路很吸引人的斗柄,材料用的是生长于当地的,名为地中海白欧石南(White Heath tree)的球根,这种根叫 bruyere,现在被成为 briar,也就是石楠木。这位制斗师对这个发现很欣喜,于是带了一些石楠木的样本回到法国。

石楠木烟斗的开发过程存在着种种难题。这位制斗师需要寻找方法来处理石楠的球根。在精心的切割之后,他把石楠木放入滚水中煮数小时,来取出木头之中经过多年

积累的树脂,然后,被煮过的石楠木需要在阴凉的地方风干两年的时间。

今天,与其近似的处理过程仍在沿用着。经过处理的石楠木有漂亮的淡金色。

有了制斗的材料,制作烟斗就可以开始了。有精湛技艺的斗师会顺着石楠木的纹理,根据材料的大小在木料中发掘烟斗。当然,如今很多石楠木烟斗是用机器制作而成,或者用多种技巧结合制作。

当石楠木烟斗在欧洲和美国大量生产的时候,各个烟草公司正大力推广雪茄和卷烟。而由石楠木制作的烟斗使得抽烟斗有一定的市场。它既美观,又相对廉价,同时还提供非常好的吸烟感受。

海泡石烟斗

海泡石矿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中部。它的优点是在泡过水之后,材质柔软,比较容易就可以雕琢处精细的造型。海泡石从 17 世纪开始流行,和陶土成为当时主要的制斗材料。海泡石(meerschaum)一词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海中的泡沫”,因为其天然的白色,和其超轻的重量。海泡石具有极强的吸附特性,在抽斗的过程中,它会吸附烟草的成分,从而慢慢变成棕色。保养较好的海泡石烟斗,根据其发色,不但不会因为使用过而降低价值,在某些斗客眼中,甚至更有价值。

选择海泡石烟斗需要注意分清其材料是用一整块海泡石岩石雕刻而成,而非由海泡石粉末粘合而成。这些非天然的海泡石不但不具备海泡石的吸附特性,从而不会发色,也不会具备天然海泡石的优质抽斗感受。

陶土烟斗

好的陶土烟斗应该是用很细腻的白色陶土制成。质量较差的陶土斗,用的是瓷泥浇灌到模具中制成。这种斗会使得烟气中有不舒服的味道。高端的陶土斗,所使用的陶土要经过长时间的搅打,把陶土中的空气完全打出,再用手工卷出烟管,然后放到模具中造型。陶土斗在使用时要比其他材质的烟斗热,所以对于大多数斗客来说较难驾驭。

今天是个好日子

■ 和平

今天是个好日子,至少对我来说是个好日子。深圳烟,在整合到广州中烟后,也就只有好日子幸存了。这包盛世,似乎是在整合后才开发出来的,成为广喜为数不多的几款 FB 之一。暗红色的包装,类似菊花花瓣的掐金丝,基本上跟别的好日子设计风格差不多。光看外观,没有装 B 的低调,也没有豪华的高调,更没有奇艺的开盒方式。整个包装我觉得不算漂亮,识别度也不高,倒是很符合品牌名称的风格,

烟程序、为自己的那点“嗜好”,才重新架起烟车刨点烟丝了,曾经闹猛的堂屋再也难觅往昔的那份浓浓的气氛,我再也闻不到那股淡淡的烟丝味了。到了最后,我发现刨烟哥随身携带的烟斗、烟袋也不见了,拔出来的也是整包的纸烟了。此时,刨烟作为一门手艺就好像其他的一些箍桶匠、补缸匠那样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真不知道,刨烟哥改抽纸烟那又会是什么味道,是欣喜、是恋旧,还是无奈呢?

现在,在我回村看到他时,我真想上前问问:曾经的那些烟车、烟刨、烟刀,是否好好地保存着呢?可每次,我都是欲言又止,好好地保存着又怎样呢?锈也罢、损也罢、明晃晃地藏在柜子里也罢,又有谁会再去用它们呢?假如再假以时日,那些制烟的物件至多会成为他的儿孙们的一些古董而已。此时,我要若是刨烟哥,我肯定会趁有生之年,将上一辈传承给自己的制烟技术,慢慢地整理成文字,让文字资料再连同那些烟刨、烟车、烟刀传给下一代,让它们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永留世间……

烟斗的世界

也因为斗温很高,一般在使用陶土斗时,斗客只会用手指捏住斗柄,而非斗体。但陶土斗的粉丝们则认为,它所带出的烟气要比其他材质的斗更纯正,没有其他材料斗体受热时附加的味道。

葫芦斗

葫芦斗一般都是由葫芦加上海泡石斗做成。其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因此现在能买到的葫芦斗都较贵。因为其价格昂贵,也有的葫芦斗使用木头(或石楠木)做出经典的葫芦造型,其功能上与葫芦基本相同。葫芦的腔体有较大的空间,使得烟气在其中冷却,并使水汽凝结,在这样的作用之下,最终的烟气会变的较干燥,温度也较低。

葫芦斗体积较大,从而很容易辨别。我们一般对于葫芦斗的最初认知大多来自于福尔摩斯。演员 William Gillette,福尔摩斯形象的塑造者,利用这点,在需要他抽烟斗的时候,使用葫芦斗。但事实上,在小说中的描述,福尔摩斯更喜欢樱桃木烟斗或陶土斗。

玉米斗

在烟斗家族的另一端,是廉价的玉米斗。顾名思义,其材质是玉米,准确的是玉米芯。它廉价,简单,直接。制作之前,玉米芯需要两年时间风干,然后把中间掏空来制作斗体。制作好的斗体浸入膏状混合物中,让表面形成保护层。斗柄用松木制作,然后插入斗体中。最早也是最大的玉米斗生产商是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市的 Missouri Meerschaum。现在你依然可以买到他们生产的玉米斗。麦克阿瑟将军,马克吐温,应该是最有名的玉米斗客。

玉米斗之所以到现在依然流行,除了价格便宜,还因为其不需要“开斗”。也是由于这两个原因,玉米斗成为新斗客的入门首选。当然,这也不仅局限于新斗客。它对于一些资深斗客来说也是不可替代的。质量好的玉米斗通常使用简单,烟气较凉,也不必过于在意。很多斗客也用玉米斗来尝试新斗草,这样不会因为某些斗草无法去除的余味而污染了精心呵护的昂贵的烟斗。

其他材料

除了上面这些材料,也有用其他材质制作的烟斗。我们比较常见的有橄榄木、樱桃木,国内也有麻梨疙瘩、海柳。除了这些天然材料之外还有用人工合成材料制作的烟斗。各种材料的好坏见仁见智。

关于烟斗的话题有很多,纷繁复杂,之中不乏一些迷思和误读,希望我的文章能解答一些疑问,而不会使你迷惑。

都保持了下来。从第一口就能感受出来微微的刺激,只是被温柔的烟气包裹,这里说到的温柔,并不是说烟气量小,而是一个烟气的个性,绵里藏针。从第二口开始,那种刺激就略有增加,但是从此也没有再增加。本香味带着点酒香,从头至尾的保持,特别是在第二次回笼,能用鼻腔感受到比较明显的酒香味。入口回甘很好,喉部残留着一点点曲酒的香味。烟支裹实比较厚道,因此比较耐抽,这在如今的 FB 烟中也算是难得可贵了。

拆开过滤嘴,FB 的价格得到了朴实的

回归,没有降焦孔,烟丝颜色深褐色,剪切也没有那么精细。

这烟似乎不温不火,12 焦的 FB 不多见,当然,今年后在产的,就变得不可能见了,14 毫克的烟气烟碱量就更少见了。这烟口味特点明显,淡淡的酒香,我相信能把爱和不爱的人分得泾渭分明。作为硬指标的醇和度还算不错,略微的刺激也尚能容忍。满足感很好,口腔余